

孟华 李华川 主编
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

多國

〔清〕陈季同 著
李华川 译



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

孟华 李华川 主编

多國

〔清〕陈季同 著
李华川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MON PAYS, LA CHINE D' AUJOURD' HUI

Bibliothèque - Charpentier, Paris, 18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吾国/(清)陈季同著;李华川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

(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

ISBN 7 - 5633 - 5784 - X

I. 吾… II. ①陈…②李… III. 传统文化 - 中国 - 清代 IV. K249.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432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邮政编码:102442)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6 字数:93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5 000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法语联盟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

——罗曼·罗兰

摘自1889年2月18日的日记



Tcheng K'atong

序 一

第一次读到陈季同的名字是在李广利的论文中。广利是我1991年招收的硕士生,他以“曾朴和法国文学”为研究对象,自然会涉及曾朴的“法国文学的导师”陈季同。

在曾朴笔下,陈季同是“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真美善》二卷三号),他“中国的诗词固然挥洒自如,法文的作品更是出色,他作了许多小说戏剧,在巴黎风行一时……”(《孽海花》)。读着曾孟朴对乃师的这些赞誉之辞,我顿生好奇之心:“中法文学关系研究”原本是我在学术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此处竟藏匿着这样一位不仅“精熟法国文学”,且能以法文著书立说的先驱?!直觉告诉我,这将是一个绝好的研究课题!

为这种好奇心所驱使,我将每一次赴法开会、讲学的空余时间都“奉献”给了这位“陈季同将军”。在巴黎各式图书馆的旧书目中,我努力寻觅着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由于是从现行汉语拼

音入手,最初的检索几无结果。后来忽然想到要用当时通行的拼音去查,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没费吹灰之力,就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二百三十一卷本的《出版总书目》(*Catalogue général des livres imprimés*)(1897—1981)中找到了这位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名字(西文写作“Tcheng-Ki-Tong”),当然也就一下子得到了排在此名下的七部法文著作及五篇报告、序文的题目与各种出版信息,足见这位小人物在当时法国的名气!于是恍然大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也是有前提的——天上的馅饼毕竟也不能随便乱掉,它怕只落在恰与知识场某经某纬暗合之处罢?从此,与“Tcheng-Ki-Tong”相关的信息便源源不断地涌出,我将这些书一本本调出来翻阅,越读兴致越高,卡片制作了一厚摞,仍觉不过瘾,接着便复制了大部分相关作品的微缩胶卷。

数年后,手头积攒起的文本资料似足以开发出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了,但我却忙于应对各种日常事务,分身乏术,根本无暇顾及。恰于此时,随我进行博士研究的李华川君已到了决定研究方向的关键时刻。“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既然华川立志从事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文化的功力又远较我深厚,我何不就将此课题转交他来做?华川果然不负所望,经过数年不懈的努力,在大量搜集求证中西资料的基础上拿出了不菲的研究成果。2001年,他顺利通过了题为《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陈季同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颇获好评;2004年,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专著,使这个课题终于结出了第一个正果。

但华川并未就此罢手,尽管手头正做、待做的课题无数,他却

仍念念不忘那位当年如此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驻法外交官，那位虽小节有恙、晚年落魄，却在中法两个方向上都曾竭力充任过文化中介的“陈季同将军”，再三怂恿我设法出版陈季同全部法文著作的中译本。他的想法深得吾心，其实我私心里也一直牵挂着这位“陈将军”，于是便有了我们出版这套译丛最早的“预谋”。此事后来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认同与支持，才最终得以“好梦成真”。

在如此这般的“运筹帷幄”之后，事情的发展就进入到了最繁琐的阶段，而华川也独自担当起了全部的主编工作：先是与出版社商谈、确定选目，后又一本本地为陈著挑选译者，接着就是要为译者提供必要的资料、为每部作品寻找合适的插图……如今，读者们手中捧起的一册册小书，本本都浸润着华川和各位译者的心血。

按照出版社的意见，本译丛首批推出了陈季同五部法文作品的中译本，均由法文直接译出。其中，《中国人自画像》与《中国人的快乐》先前已有黄兴涛等人的译本出版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但黄译的第一本书是从英文转译的，免不了带有因多次诠释而造成的与原作的隔膜；第二本虽从法文翻译，但与我们的理解似也有些出入，加之两书皆为陈氏的代表作，故本译丛仍将其选入重译，以期能使读者对陈氏的法文作品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论及陈氏法文作品的特点，恐怕最引人瞩目之处便是他的纠偏意识了。

两次鸦片战争后,当中国在枪炮的威逼下渐次向外部世界打开门户之时,被清政府派往欧洲的陈季同,生活在两种文化交错建构起来的文化空间中,经历的是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他既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强大,熟谙西方文化的精华,更直接面对着强权的鄙夷,甚至凌辱。身为外交官,他当然要保持民族的尊严,而他自幼接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也使他坚定地认为中华文明并不输于任何一种西方文明。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始终高扬起头,竭尽全力宣传祖国文化,毅然充当起中国人辩护律师的作者形象。实际上,除《巴黎印象记》一书外,他其余的全部著作(包括报告、序文)都是在向当时的欧洲人宣传、介绍中国文化,希图以此纠正他们认为中国“野蛮”、“残忍”、“不人道”的偏见。他的书由此揭示出中国知识阶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极度的焦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陈氏的作品颇能代表最早走出国门、与西方文化直面交锋的那一代人的普遍心态,是我们了解晚清社会文化、观念心态、中西关系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他面对西方人的那些自我言说,也如一面镜像,折射出了19世纪末欧洲人普遍的中国观。

陈氏法文作品的另一大看点,是他时时、处处表现出的强烈的比较意识。陈季同是个在中西文化方面均造诣颇深的文人,又身处多元文化的十字路口,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中西习俗、文学、文化的比较。这种比较意识,使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富于洞见,不仅在当时颇显深刻,就是放在今天也仍不失其启迪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不乏以西文向西方读者介绍、描绘中国的作家。读者们熟悉的辜鸿铭、林语堂,乃至今日以“群”计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均属此列。然而论其滥觞,恐怕仍要上溯至陈季同。更值一提的是:陈氏作品当年在欧洲流传甚广,多次再版,被许多名家、报刊反复征引,又被译介成多种文字,足见它受欢迎的程度,也足见它在欧洲塑造中国形象中所起到的无以替代的作用。单单是这一点,恐怕就值得向读者们推荐罢?

末了,还有一件扑朔迷离的悬案也需周知读者:《中国人自画像》与《中国人的戏剧》两书的著作权在陈氏生前就存有争议,法国人蒙第翁(Faucoult de Mondion)曾声称自己是两书的实际作者。此事虽经李华川君多方考辨,但迄今仍无定论。读者们若对此有兴趣,不妨再接着读一读《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孟华

2005年6月于北京

序 二

这套《译丛》的作者陈季同,1852年生于福州,1907年卒于南京,是清末的一位外交官。19世纪后期,他曾在欧洲学习、生活、工作了十余年,归国之后,又积极参与过诸如维新变法、中日战争等一系列政治、外交活动,可以说,这是一个在晚清史中发挥过独特作用的人物。而与其在政治、外交上的作为相比,陈季同在文化上的建树更为卓著。他在欧洲期间所著的法文书,致力于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传达给西方公众,在当时颇具影响力,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可叹的是,随着时光流逝,陈季同其人、其书早已埋没于历史尘埃深处,为人淡忘。

近年来,这个曾经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又开始逐渐被人们了解。这个了解的过程就好像是从海底打捞一艘沉船,先是桅杆浮出水面,之后又露出了甲板,进而我们又看到了船舱,最后才是整个船身破水而出。要想使有关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晚清外交官

的谜团彻底水落石出,我们就非得等到整艘沉船出水之日不可。现在奉献给各位读者的《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就是我们这种“打捞沉船”工作的一部分。

这套《译丛》包括五本小册子,按照当年在法国初版时间的先后编排,分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4)、《中国人的戏剧》(1886)、《中国人的快乐》(1890)、《巴黎印象记》(1891)、《吾国》(1892)。这虽然不是陈季同法文著作的全部,也已包括了他的主要作品。余下的几种,即《黄衫客传奇》、《中国故事集》、《英勇的爱》,我们希望能不久的将来奉献给大家。

既然是打捞沉船,我们总是期望能从中发现些珍宝,陈季同这位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倒也没让我们失望。《中国人自画像》是国人最早用西文写作的畅销书;《中国人的戏剧》也是国人最早用西文写作的一部中西戏剧比较著作;而在另几种著作中,作者所具有的风趣、犀利的文风,宽广的中西文化视野,以及熟练运用的“比较风俗”研究方法,也都有其独到之处,将会给读者的阅读增添些许趣味。

不过,由于作者广泛征引中国古代的文献材料,其中涉及的问题又相当驳杂,因而,我们的译者还原中文时,在颇费了些“寻寻觅觅”的工夫之后,还是留下了许多遗憾,这是我们应该向读者坦率承认和表示歉意的地方。此外,还有一点要向读者特别说明:现在各书中的图片并不是原书所有,是我们应出版社的要求,为使《译丛》生动活泼,而设法加入的。这些图片多选自中国古代的版画集,或许与书中内容未尽贴切,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译丛》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敏锐眼光,才使我们的计划得以付诸实施;而出版社对编译者的理解与支持,也使我们能有时间在译文上从容推敲,力求信实、通达。我们还要感谢段映虹、韩一字、凌敏这几位出色的译者,她们在百忙中承担了《译丛》各书的翻译工作,又以严谨认真的态度保证了这套丛书的翻译质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家在阅读这几种著作时,也许会跟我们开始时一样,对于作者某些激烈抨击西方文化而又过于美化中华帝国的文字感到吃惊和困惑。这大概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正常的一种反应。可是,如果我们处在晚清那个时代,处在列强的炮口之下,处在强势的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处在被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屈辱之中,大家也许就能理解,陈季同的“过度”敏感和自尊,代表的是弱势文化一种理所当然的愤懑和抗争。正如作者所说:“面对专横的欧洲人对我们古老制度和习俗的蔑视,难道我还不能自卫吗?难道我还不能试图破除偏见吗?”

李华川

2005年5月1日

目 录

序一	孟 华
序二	李华川
中国的社会组织	【一】
中国的圣女贞德	【四三】
中国士子	【五一】

汧国夫人传

【六〇】

中国旅行记

【七四】

中国的益虫

【九九】

中国的商业教育

【一一二】

中国的犹太人

【一二九】

中国的水利

【一三五】

都察院

【一五七】

万国博览会的中国馆

【一六四】

中国的社会组织^①

受命来此就“中国社会”发表演讲,我不免深感惶恐。这既不是因为我对这个题目感到陌生——即使我这样说,也没有人相信;也不是因为我对材料的缺乏感到痛苦,更不是忧虑难以在我们的风俗传统中挑选相关素材。

我的忧虑只是源于担心,很自然,我应该对此有清醒意识。下面,我将再一次陈述我以往经常表达的观点。

在多次努力向欧洲公众展示我们两种文明的联系和差异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感到厌烦了,也不知道我所不得不身处其中的环境是否引起了你们足够的兴趣,你们的兴趣会使我所珍视的一篇论文的述论赢得公众的好感,并使你们准备愉快地接受某些来自远方的真理。

^① 此文曾于1890年4月在巴黎出版单行本。又,本书中注释除特别说明者外,均为译者所加。

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1889年万国博览会的杰出组织者所作出的选择向我证明,在他们的思想中,我用不同形式多次讨论的问题仍有新意,对于公众来说还可以称得上是新产品。而且,法国的一位大作家曾说:“钉子不是一下就能钉进去的,不必讨厌重复,直到我们能完全肯定已经使想让人们认识的真理进入他们的意识之中了。”

在这种双倍的信心中,我得到了必要的宁静,已经能从你们的角度描绘一幅中国社会全景图,这幅全景图由鸟瞰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事物构成。我希望能拉近欧洲人所处的西方与我们的东方之间的距离,这一愿望一直在我心中存在,在我们这个知识辐射的时代,它比以前更容易被人理解了。19世纪,通过其科学代表作,通过铁路和电报、轮船和热气球、电话和留声机,消弭了距离和时间,全世界人民每一天都被一种共同的信念团结在一起,人类在世界的精神之都^①欢庆智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在人类的劳动和技巧的伟大圣殿中实现的。

因此,根据我自己的需要,我选择了“中国社会”这个话题。

这个任务是困难的,但为了能以通常的方式与你们讨论我的祖国,没有比“社会”更好的主题了。因为“社会”实际上就是中华帝国的全部。

从公共安全和福利的角度看来,国家自身只是一个相互保险的大社会,所有的家庭都是附属成员。

^① 指的是举办万国博览会的巴黎。